

姑蘇名賢小紀

姑蘇名賢小紀卷下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右都御史盛公

盛直菴公應期字斯徵名鑿寅之後也世居長洲成化癸丑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公始爲持法矯佞公私舟以序進亡敢越者戚里近倖舟挾私物輒沒之時中貴人李廣憑上寵橫甚其家人懼公威悉投鹹水中以是羣愬公用阻抑薦新爲大不敬逮下錦衣獄鑄八階摘丞

雲南安寧驛稍遷爲令爲倅僉臬事所在以公
彊廉直稱而僉臬金滄持鎮守中貴梁裕不法
事爲所中與同官張璞晁必登俱逮復下錦衣
獄鞫訊慘烈張竟考死公益譁譁不屈會軋清
宮災言官論救乃免按察河南復折中貴孫清
布政關中則與鎮守廖鑿軋剪其弟姪及左右
翼奸者幾盡鑿思中傷之時中旨督織造屬其
費鉅萬鑿檄公取直公即按籍得所支冒已逾
額即詣鑿鑿盛氣待公公出籍示之因問更費

如此計所造有羸金且安在願以上聞鑿出不
意內愒不能對跪謝乃已時 武皇帝幸榆林
士馬蹂躪頓置百需公不加賦而供張悉備一
時扈從權倖氣焰熏灼有所苛責公不應卒亦
不能乘也亡何拜副都御史撫四川平六番招
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亂尋進兵部侍郎督
兩廣軍事至則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
首三千有奇俘半之方大有所振刷而謗起先
是公稽尺籍得節帥監軍脫卒甚多盡勒歸伍

又嚴戢其左右官屬不得稍動因相緣爲讒構
當事者爲調停計遂除工部寔奪其權也公乃
乞致仕歸歸四年河決徐沛即家拜公都察院
右都御史治之公上四策曰䟽䟽上流而殺之
曰濬濬故道而順之曰築築堤而障之曰改改
別地而不與之爭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先
期調發民兵僦工言者援詔書劾公不待旨輒
發盛冬困吏士冰雪中 上怒奪公官凡七年
以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公負氣矻矻不

肯屈下人體貌嚴重居家肅如官府而待族屬
及貧交咸有恩禮於倫誼尤篤

論曰盛公甫筮仕而即與中璫角也固已置一
官與其身於度外矣一再中法瀕死不撓剛腸
勁骨非其秉於天性者耶卒以功名顯於世爲
能臣雖終構讒口未爲不幸也夫世未有計及
於全軀保祿位而能樹立於當官者也榆林之
役整而能暇其讐服權倖寧一朝一夕所猝辦
哉

袁飛卿先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
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
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
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
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
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
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
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

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世萬事可捐惟
積書稅菊不能忘情或時饑費不繼回視所有
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
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
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
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
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
傳故自有命豈不信夫而况其大者哉

朱恭靖公

朱公希周字懋忠其先自崑徙吳故號玉峰弘
治丙辰擢進士第一人拜翰林修撰修會典成
遷侍讀中人瑾啣公遠已矯詔奪公侍讀公惇
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不
遷意澹如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舊臣相繼
罷去公猶持議帝與獻非是屢忤上旨乃出
爲南吏部尚書會大計以公考察不當令再察
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再疏
乞致仕歸歸凡三十餘年中外薦者百疏竟不

起公之爲恭敬雖女婦孺子母敢慢取予一介
不苟門生故吏及監司部使者餽遺悉不受也
其配亡煢然獨居旁無媵侍所給使僅一老蒼
頭三十年不變兀坐終日几席無傾倚盛暑衣
冠必整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而公蕭然一室
廬舍卑敞服御儉朴人不知爲公卿也里中兒
稍爲不善輒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
幸母使公知而已蓋不出戶而隱然爲薄俗風
勵年八十四乃卒遺令母乞恩於朝父名文不

得以文謚詔贈太子太保予祭及葬謚恭靖
論曰世稱恭靖朱公醇厚長者謙謙抑抑盖恬
雅篤茂君子也乃其當事又何屹然壁立哉仁
者必勇誠哉是言矣夫大臣居鄉非獨清謹貴
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朱公屏居一室能
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慚斯何以得此於鄉之
人耶彼其中誠有以大信于人心也噫以此宰
制天下坐鎮羣品有餘矣

唐解元伯虎先生

唐先生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趨里人性絕穎
利少讀書不識戶外街陌其中矻矻有千里氣
父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
猶落落其友祝希哲先生謂之曰子欲成先志
當且事時業若從已願便可褫襮幘燒科策今
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柰何先生
於是墜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第日取少
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合
時義一年試應天遂錄第一人己未偕計北上

有旁郡富子強先生偕往富子以賄敗株累斥
爲吏先是梁文康公竣試還京與程詹事敏政
從容語次數稱唐某才士寧第甲江南程公遂
詣先生請三事使具草三事皆敏捷程公因亦
數稱唐某當世奇才一第不足畢其長亡何而
程公奉詔主會試忌先生者以蜚語聞比廷鞫
竟論削程公籍而先生廢先生旣廢益放浪形
跡間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東
浮洞庭彭蠡歸益研習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

虛求楊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
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間而是時寧庶人者
慕先生名厚幣聘先生先生往一見則度濠有
反形乃陽清狂不慧以免其於世間詩文不甚
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竒趣溢發或寄於畫
下筆趣追唐宋名匠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
治圃舍莢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
醉便頽寢年僅五十四卒祝先生爲銘曰穆天
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天莢兮故土回風

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徘徊星辰下上兮雲雨
垂倚桐輪困兮稼無滯穠孔翠錯燦兮金芝歲
蕤碧舟淵涵兮人間望思蓋天下歌而悲之

論曰余每詢故老唐先生事讀其遺詩未嘗不
流涕也曰世有才如先生而竟以冤錮耶當時
名公卿滿交戟無一人能爲先生暴者何也困
英雄而黃槁之見謂不復收矣逆藩之變狎狂
日免大節確如斯其人不足千古乎彼娟先生
者娟先生復第一雋耳人材第一風流第一畫

品第一夫又誰能媚先生也膏自銷熏自燒桂
伐漆割廼令人瞿然有餘思矣

張夢晉先生

附張敎先生

張靈字夢晉家故貧窶作業至夢晉始讀書好
交游任俠作達醉則狂舞曰日休豎子耳尚稱
醉士我顧不能耶與伯虎先生鄰相善一日偕
游虎丘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亭上且
詠夢晉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耳何當論詩
我且戲之因更衣爲丐者上丐賈食已前請曰

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若
何賈大笑曰正亦詩人耶時賈所爲詩有蒼官
青士朴握伊尼等語因舉試之則響對曰蒼官
松也青士竹也朴握兔也伊尼鹿也賈不測始
令賡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
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令絕跡賈使伺之亡有
也乃大駭以爲神仙云夢晉能畫人物高遠有
致然惟掩其醉得之莫可構取

論曰任情肆志之士固禮法之所大繩也然其

人則皆跣跣磊落非世途齷齪者比史曰應諧
似優穢德似隱豈是之流乎雖言行不純猶足
以滌除鄙俗矣余是以論次張靈先生也後有
張穀幼于者亦狂士顧嗜讀書書無所不丹鉛
晦明寒暑著述不休以結客故盡散其產老不
得意益以務誕至于冠紅紗巾生自祭而歌挽
歌行乞于市斯幾狂而蕩矣然所著書皆翼經
史佐禮樂非漫然者余嘗謁先生于白公石下
先生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余揖余乃知先

生之誕固與世牢怪抹撥而托焉者也後竟爲
怨家所殺

鴻臚寺丞錢公

錢公貴字元抑弘治戊午鄉薦謁選太常典簿
時太常方用羽流爲卿公上言秩宗之任典司
禮樂統和神人不宜以異類參時論躡之嘉靖
初論劾中官蕭敬貪饕不法又集王振曹吉祥
劉瑾事著三患傳奏上亡何而大禮之議起公
因明職掌籩豆之數乘間論列會議禮者皆得

罪公遂乞致仕疏再上進鴻臚丞以歸時公甫
艾即所居旁穿冢治木以待盡月舉善族會會
必申以禮法或有緩急極力拯之竟忘其家之
貧也公學務綜博文詞爾雅旣官中朝與應元
忠鄒謙之諸先生游始從事于性命而一切文
字之學悉見爲支離屏去老退林下益集諸生
講明其說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檀天解太常
鄒編等書

論曰成弘間吳中士大夫言講學者蓋鮮顧以

余所次諸老先生其行事寧愧於學乎錢先生乃啟其鑰矣出幟於朝處範於鄉進退光明取予介如如錢先生乃真講學也去今數十年而名亦不大著意其人固惇惇闇然不求聞達者哉

徐迪功先生

先生名禎卿字昌國已更昌毅長洲人先生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自爲諸生則已工詩歌有聲儕偶而其語高者出入齊梁間

又著談藝錄一時操觚士爭賞爲帳中秘書旣以乙丑成進士居閒曹益務切磨其學愈古其格亦愈變而上於是中原諸子咸推先生主齊盟名在大梁信陽間矣即善雌黃者於吳中先達多所譏彈然以先生狎主李何間不能啁也先生初成進士上忽使中使問先生與雲間陸深名後陸選中秘先生弗得授大理寺副以不能其官乞徙近地便養當事者日爲好異抑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年三十三卒卒時以

後事屬徐子容子容泣先生笑曰常事耳何泣
蓋惺然而逝

論曰語謂人不可以無年豈其然乎徐先生年
僅三十而死而迪功之名則已傳矣先生好談
仙又好談道學故王文成公誌先生幾欲當先
生師吁此迪功也文成強以爲吾徒此地弁州
援以爲吾黨而五金八石冲舉之倫又引以爲
吾儕乃究其傳故在迪功集也雕蟲小技乎哉

黃五嶽先生

黃先生省曾字勉之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不第遂棄去耑攻古人詞規儼六代摹畫宛然大司馬喬公宇時鎮金陵請先生往纂諸山記一日游覽一日著撰登臨嘯咏風藻奕然遂爲南中勝事時王文成公倡道越西先生執贄性見作會稽問道錄以爲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厘理過恒視坎途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蓋自許得王氏玄珠云又自序謂思樹勳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

簪組亦愛賓屨而俗化蕩靡惟事淫逸故杜門
交游知饗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貲產知情態
成狐蜮之觀故不蓄懷較此先生之大槩也先
生每月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故有拜五經文
所著有經說易繫奧旨懷賢錄詩言龍鳳等書
子姬水亦能詩有韻致

論曰吳人於歌詠絃誦亦其性所近也徵逐奪
之游冶泪之有志者亦徃徃耗其精於帖括訓
詁之學而沒齒錄錄者衆矣黃先生一舉不第

棄而攻古幾成其家言至今文苑中知有黃勉之民也亦腹乎不虛其生矣俗化蕩靡杜門交游肯哉言乎

中丞朱公

中丞秋崖朱公純字子純甫生三日遘家難即與其母繫獄陳副使冷菴先生白其冤稍長爲諸生孤苦自立正德辛巳成進士知景開二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駕部有大奄侵兵士食者公引法裁之出參江西與柄臣忤因遷四川

威茂兵備以平深溝諸部寇功賜金幣加等歷
廣東左布政使又以勦平獍賊再賜金幣進都
御史撫贛已移撫閩浙是時沿海諸郡奸民稍
與番舶通因緣爲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爲主公
拜官請一切從軍典法聽便宜從事詔許之至
視事悉掃諸酬應斥去黃墨殺貪汙者數人日
夜中約束窮治通海舶者排根豪右剪除其
貸是時閩粵既粵諸貫人多家於海其
在朝者比而謀破敗公所爲至革巡撫爲巡視

稍削其權公聞之怒數上章廷辨語侵執政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捕首虜六百人移師定海屢破島夷焚餘皇幾蓋又大破賊于溫盤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船虜其酋及餘衆四百餘有言其爲變者公傳令悉誅其魁言官遂劾公妄殺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清強峭直惡墨吏大猾如仇讐居恒歎吾家無一錢不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即天

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二粵
豪家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授人也每搗椒自
隨而時適有校尉逮朱參政鴻漸公不及問即
仰藥死死三年而海寇大作

論曰朱公有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
國萑苻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蓋自公死
而中外搔首不敢復言海禁寧比海寇起糜爛
東南者二十年而兩粵士大夫尚囂然謂寇自
來其始也夫士大夫以其私奸利事至不難殺

天子幹臣以縱島夷豈其間無一義士哉至于
今而釁日益深禍亦益難測矣則安得有亡身
徇國如朱公者乎老子云勇於取則殺勇於不
敢則活謂公妄殺非也不可謂公不勇於殺也
仰藥而死或符道家忌焉

王雅宜先生

附白陽陳先生

王先生寵字履仁更履吉吳縣人少從蔡羽九
達先生游蔡先生居洞庭林屋性高亢不數入
城府先生棲林屋者十年遂窮六經之奧于屈

宋遷固諸書無所不研討爲文駸駸似之詩好
建安三謝書法在永興大令間鬱然爲三吳望
矣已築草堂石湖之陰岡迴徑轉藤竹交蔭每
入其室筆硯靜好酒美茶香主人出而揖客則
長身玉立姿態秀朗又能爲雅言竟日揮麈都
無猥俗恍如閬風玄圃間也時或偃息於巖石
之下含醺賦詩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先
生當御史試輒第一顧赴京兆則不利僅以貢
貢太學年四十而卒

論曰余每至石湖登先生采芝堂御風亭小隱
岡未嘗不低徊留之想見其人讀其所遺詩沉
鬱孤憤每多幽憂失意之感又未始不爲三歎
也先生少與其兄涵峰公俱邑諸生而名過之
已而涵峰公舉進士官中丞赫然貴重矣今日
較之與仲孰多時有陳衛復先生者以布衣有
文行聲其大父亦中丞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
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

白陽大山人

給諫貞山先生陸公

陸公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資絕穎利六
歲聞坐客論史事言漢高帝寬仁大度公曰寬
仁大度耶何爲殺韓信醢彭越一坐驚異少長
爲諸生治春秋有名旣而聯魁其經入中秘凡
七試皆首而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公約諸
吉士毋往謁謁且不與齒張桂斲之當散館公
復試第一竟出爲工科給事少師楊公謂曰子
自愛經世才也豈區區館職計哉公感激受命
三日聞邊警即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

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太學舉貢諸生途與
進士並行法毋徒寬進士毋棄王官及教官材
者遠方二千石以上及行太僕苑馬轉運毋以
不及下考遷調復上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
冗官復制科侃侃言事亡所避時以京朝官典
各省試公得浙江各省錄咸列鎮守內臣名公
獨削去之二司監臨固請弗得也已還朝適法
司與廠衛獄互異 上右廠衛至爲斥臺長浹
公力信其不可 上怒下詔獄踰月杖而釋之

時張與桂方張甚公極論其奸并及諸要人夜
草疏鬼嘯于庭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
已嘯乃寂詰旦疏入自分必死乃得旨罷二相
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陸給事至擁馬足不得行
俄而霍詹事韜以蜚語聞謂公之疏楊公主之
上怒遽召張還政府下公詔獄謫矣公自都勻
驛丞遷永新令平冤獄擒劇盜杖殺土豪左鐸
數世爲民患者他惠政不可勝紀士民咸歌舞
之公念中朝諸權要相中無已時且母老遂上

書乞致仕即日歸歸凡十八年不通朝臣一字
中外交薦亡慮數十疏皆報聞而最後有以名
薦公者公鄙其人乃曰吾結髮立志不幸乃爲
匪人所汙益鍵門讀書聲琅琅達戶外臺臣郡
邑罕覩其面而或里中有不平及刑法冤濫事
輒慷慨論列鬚髯盡張不達其志不已事母極
孝母篤老多戚戚公因選聲伎娛之母死一日
盡出其歌姬十餘人而公竟以哀毀不踰年沒
矣年僅五十有八病且革顧其友笑曰丈夫當

馬革裹尸待盡牖下爲兒女子所笑言訖而逝
公爲文精整有裁碑志傳誄非其人不輕諾諾
亦不輕溢一語蓋讀其文想見其方嚴子延枝
樸實能讀父書

論曰吳中曩時之爲諫大夫者如此蓋當公時
分宜相甫禮部侍郎有時譽云而公疏斥其姦
驗於十餘年後若券也斯豈僅以意氣激昂者
耶公諸生時受知王文恪公已筮仕尤爲少師
楊公所許公歲時畫像謁之拜且泣曰吾何以

報知已也夫士之重知已如是哉如陸公斯足以報矣

世學憲袁先生

袁先生袞字永之吳縣人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中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時永嘉爲學士讀先生卷欲首薦同事者惡其攬權抑置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永嘉亟言於先生欲見德而先生不謝亦不報謁乃密言於上謂諸吉士皆少年浮薄非大器悉左

之出先生刑部已調兵部亡何司署不做於火
有郎當夕干掇以事不往倩先生代比火作郎
且獲罪先生挺身獨承其辜所司密受意旨謂
故縱火謀爲奸利當斬鍛鍊久之無所得乃減
死戍湖州衛已用例赦歸起南兵部僉臬視廣
西學政駸駸顯矣而廣西自韓襄毅公後二司
謁督府皆庭跽先生不可遂拂衣歸方先生自
翰林出司刑曹即以明法自任已司武選益劬
搜剔不以顯晦爲意旣盛年林居築列岫樓於

橫塘俯臨湖山之勝祛篋讀書群經子史無不該覽所著撰咸足爲世用年僅四十六而卒子尊尼亦爲憲臣視學政以詩文世其家

論曰余讀先生世緯二十篇其於經濟大略蓋鑿鑿乎詳言之矣即古所稱賈生鼂大夫何加焉與時齟齬不稍施行又盛年奄棄如所著皇明獻實吳先賢傳諸書皆未及勒成而沒爲可惜耳是時吳中父子兄弟皆能文者推袁氏皇甫氏然袁先生子魯望學憲以氣誼聞晚第進

士不肯受知首輔力謝中秘乞官南曹其風皎皎乃尤足述矣

王吏部先生

西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家世名醫先生始讀書性穎敏美姿容善書畫屬古文詞嘉靖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郎轉吏部代郎中司選事時太宰鉉陰陽倒置先生堅持法不肯阿因數與忤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在尚書用例格先

生謫倅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持身峻潔
不妄交一人手錄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
不忍觸手以詞翰徵者不輒應杜門却掃焚香
而坐一室之內琳瑯金薤謚如也歐寧李公爲
太宰奏起之先生不赴最後徐文貞當國起補
南選部謂旦夕且列九卿復不赴或勸駕者先
生笑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竟終老
田間卒年六十七

論曰郡守蔡公蓋嘗表公所居里爲清德云余

如南名賢公集卷八
卷一
在二地正前書
髫時嘗儻居先生讀書處披其室如見其人瓦
屋三間清風猶條然襲人也當先生居選部銳
然有澄清之志假令得當大吏無所齟齬建白
可勝道哉杓鑿不入拂衣歸林丈夫顯晦豈繫
一身事矣余每見司選者和柔自媚苟幸无咎
皇皇以自全其遯遷卒亦不越於卿寺也夫吳
中卿寺何限而王先生竟以一倅不朽矣有志
者將焉取哉

陸尚寶五湖先生

陸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弱冠舉于鄉又七年戊戌成進士太傅李文康公閱先生卷絕賞之閣下盛傳陸某卷文章賈董筆法鍾王已擬上第一人而首臣欲識之使人邀致即中者再固謝弗肯往遂置次甲拜都水主事久之改儀部入直內閣制敕首臣必欲羅致門下公弗屑以母老乞歸時年未三十也歸凡十四年養母備至撫同母弟極其友愛母卒以孝廉聞使者交薦之又十年起祠部郎道遷尚寶少卿嘗一

奉使秦遍歷關中形勝秦王習聞先生名饗以厚幣謝弗納還署司篆復請告歸尋病痹病六年年六十四而卒先生長身玉立美鬚眉仕宦垂四十年立朝不滿一考予告之日杜門讀書師事先待詔刻意爲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居平不妄交游監司守相莫識其面自奉詔起始通賓客爲具享郡大夫至稍後遽徹席什燎以酒饌與鄰老相勞已遂闔門不爲應客矣將赴關久之不能治裴鬻其居以往歸遂無一椽子

士仁敦朴有古風而女適趙願光者博學能文
備婦德世所稱趙大家者也

論曰當陸先生射策奏最既已擬第一矣而柄
臣以禮請見也即一往豈遂喪其生平哉先生
則毅然弗屑也先生弗往僅失一第一耳三載
遞得之斯其人何有至今聞陸先生遺事有志
者乃肅然雅拜矣趨操又安可不素定耶先生
少嘗受經王祿之吏部仕俱非久俱雲卧中林
俱以清風高節稱儀鴻威鳳于當世嗚呼休哉

隆池彭翁

外大父隆池翁年字孔加長洲人父昉以名進士令新會不能其官輒罷罷不能其家家益落翁少而穎異新會公即以酒沃之曰飲酒而已即讀書貴復作而父何益翁遂不受舉子程業日取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讀之讀且遍爲文章工詳腴尤長記傳頌誄詩大抵宗盛唐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魯公率更行體翩翩眉山矣旣喪新會公則廢箸而供喪葬毀骨立

郡守南充王公察翁孝廉上視學御史幣聘翁
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翁應試翁爲一之南
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粟
天子所養士以需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亡何
竟請於後御史以免翁雖貧所交皆賢豪長者
然不肯一言干乞玉立秀爽善酒德益醉益恂
恂溫恭長者口不挂人臧否故相夏文愍公聘
翁記室謝弗就分宜罷相以身後托翁裹百金
裘爲聘亦謝弗就年六十有二而卒方翁之卒

也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
炷至半曰是矣遂翛然而逝

論曰先君子爲不肖言翁趣操甚潔曰如翁者
乃足以愧夫世之充隱者矣翁旣謝儒衣冠而
亦不爲居士服曰吾安能卑時吾不及時且吾
敢倍實而冒此名哉邦君守相有式廬無報謁
也四方道吳者戶外轍跡恒滿而不數數見餽
遺雖斗升粟非文字交即峻辭若浼盖竟以貧
死矣嗚呼吳曩時之稱山人者如此夫

方伯陳公

方伯雨泉公濫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
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
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夜半落盜手矣甲午以易
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荆川木一年課
不登而尚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
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即付郡邑庠不問其甲
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
造公廬或以書贊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寔

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知爲何君也分
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
政者已遷河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
中褻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褻係解
耶而怒爲乃竟爲所論歸歸久之起家雲南已
遷蜀自叅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蒞
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
有閒濟才旦夕整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
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寔

耿介初爲臬使有倅餽罌蜜而中金呼詰之對
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即柰前使何某不上羨則
柰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鉤羨萬金悉歸
庫券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
不取羨吾例耶餘奉悉給族黨歸田不能容以
臘中堂廣袤丈許榜曰已寬豁如也嘗有客過
公公留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荅無之復問說
中酒幾何則恥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酒
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椎牛饗公謝不時赴聞

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麤餼諧笑亡已
戶僅中上奕不登品而觴則觴奕則奕意當
餘懽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顧
甚注思大要以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
陳公矣夫世所爲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
如者亦爲名位計耳陳公之率也乃雨泉名
于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
勁聞公顧寬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孰

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
不可窺矣

張孝廉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堂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
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畧盡當會試
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
敗尚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怛
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
試而聞其父訃哭絕乃蘇已服除復當試有善

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
生念父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
已而其婦亦死先生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
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褻治一
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
而薦之湯粥滌滌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
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而稔之身心融
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
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輦寢

恒不脇席也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族皆役先生歎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跣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瞑矣几上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坐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

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
以爲四勿翼云

論曰此真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
植者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入也敬則靜而
虛明湛然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
者爲周汝宗氏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
有隱操能無慚孝廉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
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人倫矣

憲副冰崖金公

金公世龍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歸
乘車蓋誤觸里人即下車請罪後遂徒步終身
歷官憲副所在皆以廉謹聞自謂早登第有官
守不得精研六經之旨因乞致仕歸歸而家無
一椽下榻蕭寺閉戶攻苦不交一客考索經文
與旨而精思之窮日夜不厭日食糕糜一二片
腐湯一杯而已給事蒼頭都無一人蕭然如苦
行僧焉有邑宰不知公名責以踐更公即倩人
往踐更宰後聞大慙亟叩門請罪弗應也而郡

守王公者雅慕公三造請公廬公曰是不可爲
泄柳矣假衣冠而進之語及刑政得失又疊疊
其中竅也王公退而歎曰吾始欽金先生清德
足爲鴻羽不知其經緯條暢又龍變如此年八
十四乃沒沒時謂其子曰我雖貧生平不假人
一錢惟張幼于書一篋讀覽未遍猶在床頭可
亟返之所著有六經字原三十卷又有預約以
敕子孫皆真實語

論曰余讀金先生遺書未嘗不歎其有餘味也

曰爲子孫一再傳計而不能保者人咸憫之爲
子孫千萬年計而不能保者人咸笑之又曰好
利之害不過風俗卑下而已好名之害以似作
真不壞天下不止其論儀禮則曰東周文勝儒
者綴拾成案爲書多一儀文奪一真心全是儀
文全無真心矣讀其書想見其人清真之風猶
顯然披拂也夫有志之士清非難也而真爲難
真則精神流溢篤實而光輝矣以金先生之苦
節深經術沒三十年子孫貧莫爲表章鄉賢之

祀缺如也觀風使者安在乎

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毅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編表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屢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齋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纂

而卒子治中君一鶚慙而貧至不能具饘粥以
死故公沒而志誅碑傳都無可考莫從覈其生
平行事也不肖第聞之先君子云公爲諸生赴
儕偶文會第攜餅餌數事就僧廬啜茗飲一杯
強與會食則不可曰吾貧生不能與諸君往還
相酬日溷諸君吾且不敢廁末席耳爲給事嘗
糾銓司詞林各一人皆權相幕客又時時語侵
太宰以是出之建寧其自太常歸里借榻道院
中繙閱經史性能飲啖日惟蔬茹而已不能具

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誰興優孟之歌孤視蕭
條久遲脫驂之誼澤未衰於五世竟空望於九
京覽其詞使人惻然心折也嗟夫今之爲大吏
者日夜輦金帛而之要津耳誰能卹遺清澤枯
骨以爲士風激勸者如臨川公即有意近名亦
惡可訾議哉

封大夫吳德園先生

吳先生尚儉字恭先尚書文端公孫叅知子孝
公子也家世貴顯先生幼即清約無聲色紛華

之好嗜讀書一目八行俱下未弱冠已騰聲稅苑間顧累試不利後以年資貢太學再試再不
利而先生倦矣時則長子安國已成進士先生
遂屏世務杜門一室日益讀書吳習子旣貴則
封公乘軒車出入呵殿平頭奴子從衡里閭中
亡敢問日居間造請邦君大夫每當鄉飲則遞
賓賓筵以爲是三達尊也先生恥之自進士公
始爲令爲臬副爲藩叅皆封先生如其官章服
愈貴重矣先生沒身却弗御也監司守相即知

先生賢而請見者誓弗一見去亦無所報謝也
吳氏家門鼎盛田園邸第甲乙吳中當叅知公
沒而析箸先生獨取郊外一廛蕭然庠隘僅庇
風雨屐經史滿其中昕夕哦咏不問家人產幾
何里中有何事客到門幾人即密戚至友自先
君外竟罕窺其面矣先生敦篤嗜義有友胡君
且死以妻子屬先生先生即以女妻其子子貧
甚養之終身事兄恭謹無與比撫恤諸弟妯親
黨甚至所著有經學考子史纂言又以陳壽帝

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
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闐闐中荆扉
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
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
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閒作小詩及書
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舄楚楚
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
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窓拭几以花
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

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
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
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
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
先生於吳趨闌闌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闌
鴨欄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
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
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叅知王公庭子也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即挂冠歸耿介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尚寶諸賢游從甚洽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待者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瞽眩疾先生卧榻下

獨成之學由是以橐籥後進爲事然其學唯慎
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
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
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
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矣後以臺臣交薦
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五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
庸德庸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熏蒸使
人房皇而不能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

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少年厚自韜斂猶恐其
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不盡則實心一
毫不篤余蓋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吳人之
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橫馳驟聞者傾
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
謗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玉
先生之講學也則有不信焉者哉

壬辰仲春冢孫瑛百拜

重校錄于竺塢山堂